

BANLUFUQI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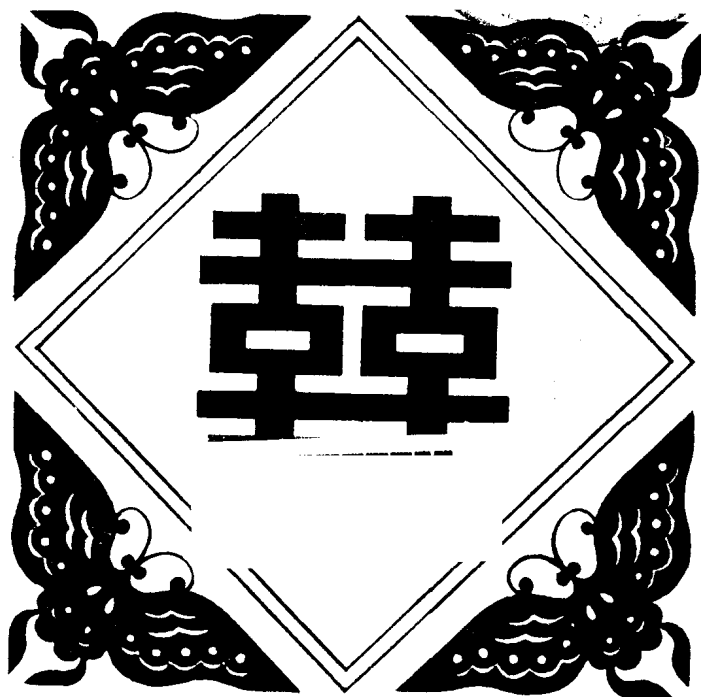
半路夫妻

刘希新

图书馆

半路夫妻

刘希新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84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贫穷落后的拴马庄，自从执行承包责任制后，人换精神，山村变富，家家喜气盈门。作品以倔老和守珠妈这对半路夫妻的家庭矛盾、纠葛为主线，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，生动地描写了拴柱和守珠巧结良缘、观石和巧芝破镜重圆、有福和瘸女终归于好的桩桩喜事。

这部小说，语言幽默，饶有风趣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富有喜剧色彩。

半 路 夫 妻

刘 希 新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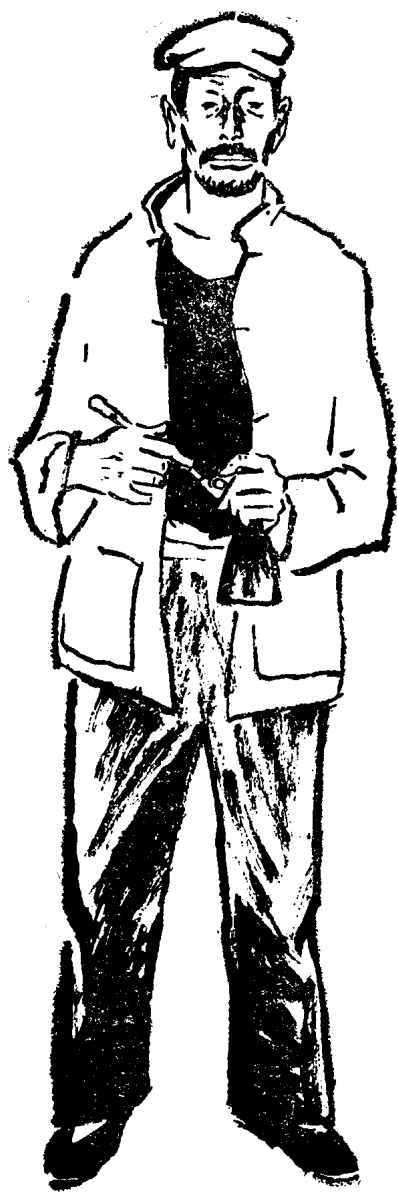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,375印张 2插页 221千字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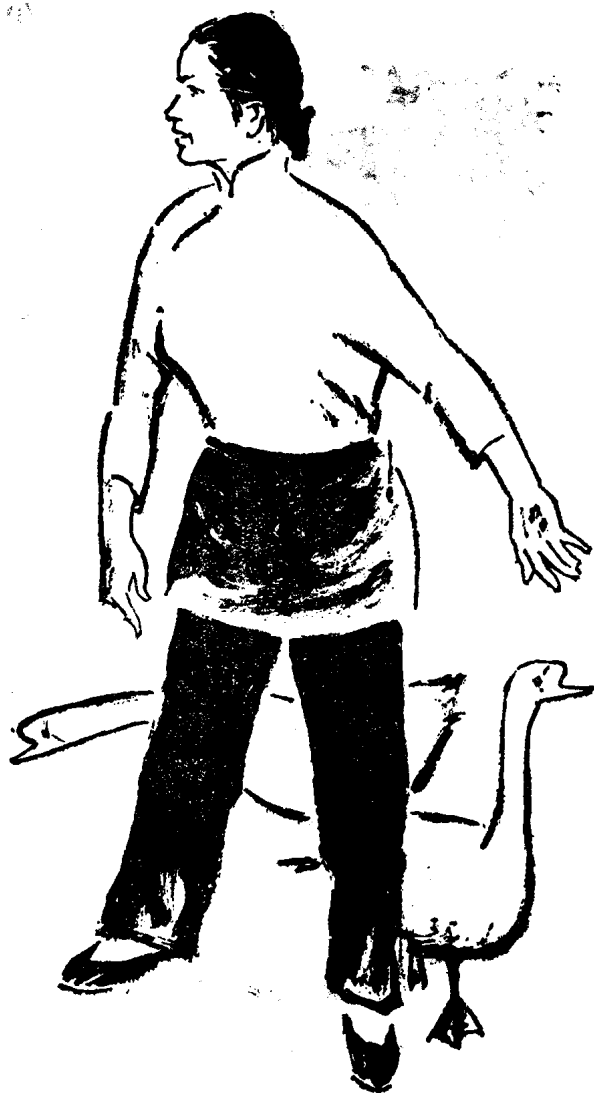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54,000

书号 10331·37 定价 1.15元

老半路夫妻



姜够本〔才迷〕



守珠妈〔财迷〕

小半路夫妻



林拴柱〔人才〕



姜守珠〔贤才〕

中断路夫妻



林观石〔怪才〕



王巧芝

迟恋的情人



庄有富〔歪才〕

癩女



目次

○	鰥寡开篇	1
一	三路夫妻	17
二	招贤定榜	40
三	“五才”会餐	64
四	果园内外	87
五	鸡鹅官司	109
六	“才迷”受难	125
七	二心两意	138
八	两角求爱	152
九	关键时刻	165
十	半路决裂	193
十一	破镜重圆	211
十二	瓜藏情笺	228
十三	十里集上	248
十四	花开枝折	262
十五	水落石出	279
十六	一举四得	297
十七	偃老补月	312
十八	合路夫妻	325
十九	痴女煞尾	333

〇 鳏寡开篇

小小山村拴马庄，
地场不大趣事多，
寡妇守节睡冷炕，
鳏夫独身抱被窝。

这首歌谣，据说是拴马庄的怪才林观石顺口溜出来的。看言词，听语气，对人似乎不恭不敬，含有讽喻嘲弄。究其实，这里面并没丁点儿臆造歪曲。歌谣里所说的寡妇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知情人不难看出，这是指的守珠她妈。至于歌谣里说的那个鳏夫，显然是生产队长姜够本。

将庄里独一的寡妇无二的鳏夫，扯在一起编句成溜，并非巧合，也不是编者别出心裁，而是水有源，树有根，事出有因。这是由他俩往年那件患难没成交的巧事，引起编者的联想，一蹴而就的。

当时，事情由姜够本招惹，而今，只好先从他谈起。

够本这人，年过半百，黑黝黝的脸膛，劲道道的身骨，看着心眼挺活泛，端详着性情怪柔和，然而谁也想不到，他

还有个犟脾气。人家说他是倔杠头，他自称是个不识时务的庄户孙。对他这脾气，曾有不少人作过分析。有说这是因他丧妻不娶，长年累月冷冷清清只身过日子养成的。有说这是天生的，并由此推测断定说：“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他这熊脾气，是瞎子害眼——没治。”其实，这些想法和说法，全是揣摩的，统统靠不住。不信，只要你留神观察，稍加注意，便可发现，他倔的有个杠杠，犟的泾渭分明，当中，好象有个政策界限似的。他对乡里乡亲的老少爷们，处事多半是随随和和，轻易不别扭，看不出还有什么这脾气那毛病。可他一旦与那些横二霸三的头头脑脑撞上劲、蹩起脚，是一点不让钱，简直能倔出个水平犟出个花样来。

是在“瓜菜代”的年月刚刚过去那阵子，拴马庄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，田里禾苗青青，山间溪水淙淙，天边一抹朝霞，庄里炊烟袅袅。“油肿”取代了水肿，男人恢复了体力，女人恢复了生育。人们歌不离嘴曲不离口，呼呀咳、咳呀呼的，日子过的还真有趣味。似田边？似村头？听，又传来了“东方红……”

然而这时，突然间，村里来了一位吃公粮拿薪水的人。这人身材适中，四肢匀称。粗看，白皙皙的脸皮怪滑溜；细瞧，还有星星点点几颗黑麻子。他姓黄，是县工作组的组员，分工抓拴马庄这个村。村里的人背后都叫他“黄组员”。

黄组员进村时，姜够本是庄里的支书兼队长。这个当时头挂双衔的中年汉子，据说是个支不起来的书记倒不了的队长。搞运动，他身上不具备这种细胞，肚里没有花花肠子；对上

头，他笨口拙舌，既不会应酬，也不会看眼色。但抓生产，他却浑身是招，头头是道。你想，这种人，当时怎能少了栽跟头？尽管这样，但乡亲们还是心明眼亮，在这块小天地里，每次选举，总要把他扶到位上。在其位，就要谋其政，所以黄组员来了，自然得他出面接过那一纸“官印”。

他拿过介绍信，还没瞧见啥内容，黄组员就神气活现的抢先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工作组的。组织上委派我来这村搞运动。”

“运动！”够本一听这两字，顿觉头痛，陡然愣了，瞪着呆滞猜忌的眼睛问：“你又要想来运动啥？”

黄组员干咳了两声，以居高临下的神态说：“为了防止农村两极分化，避免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、重受二茬罪，我们要下决心，把新兴的富农分子挖出来，该戴帽的戴帽，该专政的专政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猛古丁煞住，立即用他那惯有的眼神，洞察够本的反应。随后耸耸肩膀，又耸人听闻地继续往下说。

乍开始，够本还以烟提神，耐着性子听。到末后，他愈听愈不对劲，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，他就磕打着烟灰，横插了一杠子，截住对方的话说：“我看您这些工作人，是不是看俺这些庄户孙刚刚填饱肚皮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又想闹次地震，不让俺过上天安稳日子？”

“咦！奇谈怪论！”黄组员板起面孔，训斥道，“你这说法是非常荒谬的，是极端错误的。对关系到国不变色、党不变修、人不变质的运动，你怎么能用狭隘的农民意识来理

解？这样下去，是十分危险的。”

“别拿这个吓唬人。”话间，够本点上一袋烟，猛吸一口，喷着烟雾愤愤说：“甭说错误，就是犯罪，我也不能让老少爷们的肚子再唱二遍戏，重吃二茬树叶子。谁要他娘的再制造大肚子病，老子不和他拼了算姦种，哼！”

“你，你这纯粹是污蔑运动。”黄组员立楞着眼。

“你，你这简直是胡搞乱来。”够本严厉地谴责。

“啊！”不知为啥，黄组员听到这话，神经质地嗓子眼里象是卡了块鱼刺，想讲什么，又罗罗不出来。那脸从头红到脖儿梗，憋得活象个紫茄子。

够本口噙烟袋，与黄组员面对面的站着，目不斜视地观察着他那急剧变幻的脸色。一股浓烟喷出，呛得黄组员打个阿嚏。话噎烟熏，刺激得黄组员暴跳如雷，大气呵人说：“我这是上级指示。”

“我这是下级民意。”愤怒时，够本的话来得特别快，没等黄组员闭煞嘴，他当即给他填上个蚂蚱。

“你对抗。”黄组员想用大帽子压人。

“我抗对。”够本作了个甩帽子的手势。

言罢，够本不由得暗暗乐起来。心想，没料到，在这激烈的舌战中，我这个大老粗，还能不失时机地接过对方的话，崩个火星，出口倒句，对仗上这么一个有力的词。

或许是由于乡下缺乏文艺生活的原因，人们把看吵架，也当成一种娱乐。黄组员和够本刚开始嚷嚷，就围上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。他们不管这是什么场合，也不管吵架人争讲

的主题多么严肃，他们站在旁边，嘁嘁喳喳，嘻嘻哈哈，显得情绪异常活跃，心情非常轻松。同时，有的还向黄组员挤鼻弄眼，闹出怪模样，有意恹他；有的仰望够本，向他露出鼓励的神情，断不了地发出喝彩的笑声。黄组员被这种气氛包围着，顿时感到窘迫困忧。他想，要是再这样让够本当众顶撞下去，不仅有损于自己的尊严，同时也要丧失工作组的威信。想想后果这么坏，还不如来个他刚我柔，暂且忍让，等待时机，后发制人。于是，他佯作很有涵养的样子，转变态度说：“咳！都怪我刚才性急，谈话伤了你，实在对不起。”随后，他舌头一翻，转换话题说：“不过，归根结底，咱还是为了工作。请你能痛痛快快说个话，露个底。这，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。”

“底嘛！……”够本摸着脑袋想了想，认为继续这么没完没了的叮当下去，实在是象打了春的萝卜、立了秋的瓜、死了老婆的丈人家——没味儿。既是这样，倒不如先给他个热罐子抱着，暂时打发得他高高兴兴，待后腾出空儿，再仔细想想想出个对付他的章程。于是也就相应地作了让步，顺水推舟答应说：“你让挖‘富’我就挖，你让专政我就专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”

“痛快！”黄组员见够本脑瓜开了窍，思想转了弯，态度软软和和，答复的干脆利落，情不自禁地夸赞道，“实在是痛快！你很有革命气魄，具有农村干部的特色。”

“干这个买卖政策性挺强。”面对黄组员的夸奖，够本似乎认真起来了，他问：“有没有条条杠杠？是不是还有指